

# 绮丽之极 悲情无限

## ——温庭筠《菩萨蛮》（水晶帘里玻璃枕）赏析

云南艺术学院艺术文化系 李豫凤

被称为花间鼻祖的温庭筠，是第一个专力从事词体创作的文人，也是奠定词的传统作风的作家。他使词从形式到内容与风格都基本摆脱诗的模式，具备了独特的风貌。《花间词》66首温词，以女性的闺阁之思为主要内容，对女性形象的描摹表现出了独特的艺术技巧，从而对后世词作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。在温庭筠的笔下，她们柔媚、娇弱、精致、优雅而又幽怨落寞，极尽绮丽之美却又凄苦落寞，构成了动人心魄的美。《菩萨蛮》（水晶帘里玻璃枕）便是一首代表作。

水晶帘里玻璃枕，暖香惹梦鸳鸯锦。

江上柳如烟，雁飞残月天。

藕丝秋色浅，人胜参差剪。

双鬓隔香红，玉钗头上风。

在这首词中，温庭筠对女性之美不是直接进行外貌五官的描写，而是通过对所处环境的精雕细刻以及女子衣饰的细腻描摹，使女主人公始终笼罩在华美富贵的氛围里，从而精致地表现女子细微哀婉而又难以言说的情思。

词作一开始就用种种精美华丽之物来描绘女主人公的居所：水晶帘、玻璃枕、鸳鸯锦，这些饰物何等晶莹剔透，何等雅洁明净，足见女主人公的身份富贵。在这样的环境中她情不自禁地进入香甜的梦乡。一个“惹”字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女子的情感活动。但“暖香”催她入的梦却并不美好——“江上柳如烟，雁飞残月天”。这是探寻女子情感世界的一个重要句子。“柳”与“留”谐音，汉代以来，常以折柳相赠寄托依依惜别之情，抒发对远方亲人的思念。如“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”、“今宵酒醒何处，杨柳岸、晓风残月”等。本词中“江柳”为读者传达了剪不断、理还乱的离别之情，以此表达别离的伤感。“飞雁”一般指传书的信使，如“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”、“鸿雁长飞光不度”等。爱人在外，无法相知相逢，女子只好托鸿雁传情。见月怀人，也是古代诗词中常用的手法。孤独的女主人公借月寄托对爱人的怀念：一别之后，相隔遥远，思念万重，希望这月光把自己的一片思念之情带给千里万里之外的心上人。但一个“残”字就把这样深浓的情撕扯得支离破碎，徒留一帘幽梦，只有

刻骨铭心的痛，真是此情难寄！同时，“柳如烟”、“残月天”轻轻弥漫着女子难以言说的哀怨、凄苦、孤寂，使得词作笼罩上了一层迷离朦胧、伤情缠绵的情调。

下片极尽镂金错彩，对衣饰工笔细描，更显女主人的绮丽之美：她穿着雅致素淡的藕丝色衣裳，优雅悦目；头戴剪彩的“人胜”，光彩照人；两鬓分替红花，娇艳无比；头上玉钗颤袅，楚楚动人。如此富丽精巧的笔调足以表现女主人公的雍容华贵，明艳动人。可是华艳的衣饰只衬得女主人公的心境更凄苦与悲凉——女为悦己者容，此刻又为谁容？青春如花却盛年独处，只有悲情无限！女主人公的形象越柔美，内心的感伤越深刻。想未来，不知何时才能与心上人相聚共度；看现实，一片深情无处可寄。几度花开花落，青春如水流逝，纵有华服盛宴，只有空如故。作者准确细致地抓住了女子心理活动的特征，将一片悲情不露痕迹地表现出来，在如此旖旎绮丽的背后，藏着无尽的悲情。

这首词的语言极具饱满绚烂的色彩感，其中又纷呈各种物象，五光十色，如一幅织锦图。詹安泰先生在《宋词散论》中就此词指出：“一开始就写帘，接着写枕头，写绣被，写江上早晨的景物，写女人的服饰和形状，自始至终，都是人物形象、家常设备和客观景物的描绘，五光十色，层现叠出，使人目迷神夺……简直是一幅完整而又鲜艳的异常动人的画面。”它点出了此词浓郁的绮丽的本质。然而，上片中的凄清孤寂却不是这些炫目夺人的光彩所能掩盖的。词作对女主人公形象的刻画并非只是造成视觉上的美感，各种物象与女子感伤的心绪构成了微妙的契合，耐人咀嚼。“水晶帘”、“玻璃枕”，质感的冰凉正照应了华服之下一颗凄苦、黯然、失意的心。这种起伏的内心情感在一片华贵的陪衬中尤显得深刻撼人。词中“江上柳如烟，雁飞残月天”两句对自然之景的描绘更是起到了“化景物为情思的作用”。看似诗情画意，幽静轻飘，却渲染出了凄迷朦胧的情感氛围。一“烟”，是那排遣不走、挥赶不去的缠绵情思；一“残”，是一颗破碎不堪的心。整个画面笼罩着一层难以名状的空虚寂寞和忧伤。句中只见景未见情，但句外却情生于景，寄托着女子的（下转第37页）

# 抑郁之中有诗画

## ——王维《使至塞上》赏析

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大善彰中学 卢晓莎

单车欲问边 属国过居延。  
征蓬出汉塞 归雁入胡天。  
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。  
萧关逢候骑 督护在燕然。

——王维《使至塞上》

公元737年,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大败吐蕃。唐玄宗遂派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塞慰劳军士。这首诗就是王维在远赴边塞的途中所作。

首联,点明诗人要去的地方,即远在边塞的居延(今甘肃张掖县西北一带)。着一“单”字,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孤寂,此行是被排挤出朝廷了,自然是满怀愤恨。这里为下句的入画作了一种情感上的渲染和烘托,可看成“单车问边图”。

颔联中,诗人以“征蓬”、“归雁”来自比,说自己犹如随风而去的蓬草,振翅北飞的胡雁一样来到边塞。在古代,人们经常用飞蓬来比喻那些漂泊不定、羁旅天涯的游子。诗人这样写自己,就是为了暗示诗人内心的激情和压抑之情的。颔联和首联互相呼应,诗人惜墨如金,凝练简洁,仅十余字就结束了千里行程,足见诗人的功底深厚,出语不凡。此联可看成“蓬雁出塞图”。

颈联中,诗人抓住了沙漠中最典型的景物进行了诗意的刻画: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。以写景见长的诗人把全诗的重点就放在这里。诗人出使边塞,恰逢

春日,为自己抑郁的心情带来一丝宽慰。入塞的途中,诗人见到归雁北飞,由归雁想到自己的此次入塞,难免心情复杂。诗人在叙事之余,兼而写景,一箭双雕,且形象贴切,自然生动,给人以水到渠成、浑然一体的感觉。一“大”字,即言沙漠浩瀚无边。荒凉的沙漠,没有林木苍翠,没有花鸟蜂蝶,只有烽火台上燃起的一股浓烟格外醒目,充斥了视野。这些,诗人用一“孤”字即恰切地将此景绘出。紧接又着一“直”字,突现了浓烟的劲拔和坚毅之态。这些如同素描构图,用线条有曲有直,干净洗练,错落有致,疏密有间。沙漠上没有林木山丘,横贯其间的黄河就用一“长”字来形容。本来落日是令人伤感的意象,但诗人给了它温暖的感觉。“圆”和“直”两字映衬,准确地描绘出了沙漠之情,巧妙地传递出了诗人孤寂抑郁的情绪,和谐地构造了一幅沙漠风光图。这两个看似无理而庸俗的字词,一经诗人点化,马上就变成了“金”了。本联可定为“长河落日图”。

尾联中,诗人到了边塞,却没有将官,是士兵告诉他,将领们还在燕然前线,诗人为我们展现了一幅“督护战备图”。

诗人被排挤出朝廷,心情是抑郁的,但见如此雄浑阔大之景,怎能不怦然心动呢?他援笔成文,挥洒诗情,将自己的一腔抑郁化为诗画,使雄浑之美带上了个人的些许哀愁。这一点,正是诗人王维独特的诗画风格。📖

(上接第41页)

深闺遥怨。因此,全词中的各种物象一方面形成一种绮丽的美感,另一方面又演绎出动人的情感,完整丰满地描绘了女性之美,使被描绘的女子有一种“梨花带雨”般的情韵。“温词中的各种物象已经成为某种感情的代名词,这些物象的组接,叠合,则更汇聚成感情的张力,使得词中所隐藏着的相思离别之情具备了加倍的深度和浓度,令人觉得包蕴层深,体味无穷”。词中各种意象不断转换视角,由物及景,由景及情,自今忆昔,由昔至今,给予读者更宽泛的想象空间,又充分体现了绮丽之

中那悲情的深曲细腻,令人感叹。通过这似断实连的意象组接,全词的情感抒发圆润动人。可以说,由于“悲情”这种心理描写被这些意象巧妙地连接和蕴蓄,使得被描绘的女子成为了一个思想鲜活的人。

《菩萨蛮》(水晶帘里玻璃枕),是一首美丽的词作,语言的浓丽美,环境的华贵美,氛围的凄清美,情致的哀怨美,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,唤起我们审美的新鲜感,扩展了读者欣赏的空间。📖